

王彦龙 王锡杰 著

生命制高点

走近残疾人艺术团

新华社消息：8月30日晚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赴美共赴世纪剧院举行专场演出，中共江总书记、国家主席江泽民观看了演出。演出结束后，江泽民亲切接见了艺术团全体演员。9月8日，艺术团在爱达荷州首府博伊西市举行首场演出，获得巨大成功……

这既是残疾人演员们的骄傲，也是所有残疾人的骄傲。他们通过自己的生命，创造了特殊艺术领域的奇迹。

生命制高点

——走近残疾人艺术团

王彦龙 王锡杰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亲切接见“心灵之声”残疾人艺术团团长穆剑志(左一)、副团长穆建新(左二)。



演出间隙。特型演员赵恒多与团长穆剑志切磋演艺。



演出结束后
团长穆剑志和著名相声艺术家姜昆合影。



著名萨克斯演奏家范圣琦向团长穆剑志
祝贺艺术团演出成功。

▶ 我国第一代残疾人大学生、被誉为“中国第二个张海迪”的副团长穆建新正在演唱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。



“高，实在是高！”
——“汤司令”（著名表演艺术家刘江）
看完演出，对艺术团
的节目赞不绝口。



人民日报海外版专题部副主任、纪实文学作家亚静，是艺术团特邀艺术总监。他撰写的人物传记《舟舟告诉你》是大陆和台湾的畅销书之一。



《生命制高点》作者之一、艺术团书记王彦龙是著名弱智音乐指挥舟舟为数不多的“铁杆”朋友之一。



老山前线战斗英雄、艺术团独唱演员许波银在江苏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演出时，受到该校学员的热烈欢迎。



英雄的一曲《血染的风采》，震撼了所有观众的心。



无翅也能“飞”（右三，无臂青年演员，书法家毛国龙）。



折了翅的鹰，依然是鹰。



金童玉女（谁会想到这一对袖珍歌星竟是一对恩爱夫妻呢？丈夫杨国伟，32岁，妻子李贤芳，33岁。这是他俩的演出剧照）。



哑女舞蹈队和团长穆剑志合影。



女高音独唱演员谢晶曾在第四届全国残疾人歌手大赛中，获民族唱法一等奖。这是她正在演唱《山路十八弯》。



同一首歌

(演唱者：<自左至右>穆剑志、孟宪玉、谢晶)。



“再来一个，要不要？”

团长穆剑志正在和舟舟商量要不要再给观众加演一个节目。



青春的旋律(哑女舞蹈队)。



毕业于长春大学音乐系、被誉为“当代阿炳”的二胡独奏演员吴家轩正在演奏《二泉映月》



主持人(<自左至右>刘欢、穆剑志、小雨)。



老外也来捧场。◀



激动难耐，有感而发(北京市朝阳区教委领导观看艺术团演出后登台即席发表演说)。



激动的小观众挥舞着红领巾，向残疾人艺术家表示敬意。



被感动的小观众声泪俱下。



小雨，心灵之声艺术团主持人，中学生杂志《男生女生》编辑部记者。



潇洒的独唱演员和美丽的蒙古族姑娘将观众带到了美丽的大草原。



乐队虽小，却登过无数的大雅之堂。

缘 起

早在8年前，我就想写一个故事，但没能写成。

8年来，这个故事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流动着，萦绕着，时隐时现，每次记忆复出，我都激动不已，产生写作的冲动，但还是没能写成，因为我一旦面对电脑屏幕，就觉得这件事太厚重，太深远，而触动键盘的手指显得太稚嫩，太单薄……

这个故事说的就是由残疾人组成的“心灵之声”艺术团。这是一个独特而又新奇的家族，这是一个残缺而又精美的世界，这里的人们有着不同



的人生遭遇，这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。

说起艺术团，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，在“明星”、“大腕”充斥的今天到处都有，随处可见，更何况是一个残疾人艺术团！但这个艺术团真正难能可贵的就是：它是一个由残疾人组成的艺术团！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个群体代表着残疾人的奋斗，残疾人的抗争。

穆氏姐妹是这个团的团长和副团长，也是这个团的创始人。

团长穆剑志是妹妹，她是个健全人，是她一手把这个团“拉扯”大的，所有在“心灵之声”艺术团工作过的残疾演员都在心里记着这个名字！她是一个典型的无私助残者，为此她失去了很多应该拥有的幸福；姐姐穆建新是个患有先天性软骨营养障碍的残疾人，一个优秀的残疾人代表，中国第一代残疾人大学生，素有“中国第二个张海迪”、“轮椅上的歌唱家”之称，中央电视台等20余家新闻媒介曾先后报道过她的成长事迹，她靠自己的奋斗，先后3次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获奖。

我认识这个艺术团的团长穆剑志是在1992年的“八一”建军节。当时我在某部政治处，负责宣传工作。她的艺术团也刚组建没多久，她带着演员到部队慰问演出。

她的演员有失去双臂的，有下肢残的，有聋哑的，等等。他们下车时相互搀扶着，聋哑人帮着双目失明者，双目失明者帮着肢残人……那情形让人心里泛酸，



也有点让人对他们的艺术水平产生怀疑。

穆剑志不仅是这个团的团长，她还是这个团的声乐演员、编舞、主持人。她主持节目的风格非常独特，如泣如诉，委婉动听……随着她抑扬顿挫的声调，她的演员一一亮相在舞台灯光下。

一对双目失明的姐妹在她的搀扶下，走到舞台中央，这对姐妹唱起了《掌声响起来》，在她俩优美的歌声中，穆剑志轻声讲述着：“这对盲人姐妹来自四川隆昌的一个偏僻闭塞的村庄，她们在很小的时候像许多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在美丽的生活里欢笑、歌唱……但是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命运之神却跟她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“玩笑”——她们失去了光明，失去了一切有光彩的东西，她们再也无法看到世上的鲜花、阳光、车流和爸爸妈妈……她们流泪，她们痛苦，她们发出了揪心的喊叫，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……后来，她们平静了下来，她们在黑暗中摸索着，慢慢站了起来，她们把失去的生活信心又重新捡回来，顽强地与命运抗争，搏击，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苦难，她们终于考取了长春大学音乐系……”

歌声带着几多生活磨砺的苦涩，带着几多内心情感的倾诉，歌声显得更加美丽，更加动听。那些生活在流行歌曲充斥的年代里的、年仅十八九岁的战士们静心凝气，专心致志，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残疾姐妹。

整个礼堂里不时地爆发出雷动般的掌声……

接着上台的是一位盲人萨克斯手，据说他也是长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穆剑志牵着他的手，扶着他坐到凳子上。坐定后，他用手扶了扶脸上的盲镜，再用嘴唇轻轻抿了抿萨克斯的嘴，十指按在了萨克斯管的按键上，顿时，一阵悠扬而又舒缓的旋律在整个礼堂里响起……不用问，这是《回家》。

台下的官兵情不自禁地爆发出又一阵掌声。

曲毕，他告诉大家，他是在一次医疗事故中失去的双眼，失去双眼后的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死，然而他又想到了家庭的重担：爸爸过早去逝，妈妈因病卧床，谁还家里的债？于是，他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气，又树起了与命运抗争的斗志，他背上心爱的萨克斯，只身南下闯商海，最后他不仅还清了债务，还考取了长春大学……他说，他永远难以忘记南下的日子，在那些日子里，看不见一切的他几乎吃尽了苦头，但他仍然坚挺着不弯的脊梁，勇敢地去迎击现实，当时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：《回家》。

还有一位叫穆情的小演员，她患有先天性骨骼畸形。她唱的歌曲是穆团长作词作曲的《今夜星空》。她的歌声甜美动听。可她一上台就开始流泪，她是在泪水中唱完的这首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叫穆情的小演员是被爹妈抛弃的孩子，她不知道她的家在哪里，她的父母叫什么，她流浪在街头，饥饱不均，在万般无奈之下，步入了沿街乞讨的乞丐行列，车站、街头、垃圾堆



旁都成了她的家，她常常受着过路人的欺负。

有一天她实在经不住一个行人的侮辱，和他对峙起来……这个情景被穆剑志碰见了，穆剑志把她领回了家……自此，她有了家，有了温暖。

穆剑志还在闲暇时教她唱歌，教她读书，穆剑志指着成摞成摞的书说：“这些都是你的，你得把它们读完，读完你就长大了！”

这是穆情第一次登台表演。

一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了，数以千计的平时欢歌笑语的战士们，此时竟然无一脸上有笑容，他们静静地、默无声息地离开了礼堂。我看到，几个战士的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。

从不爱看歌舞的我也被吸引了，感动了，震撼了，我不能不承认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残疾人的演出，也是给我感触最大的一次演出，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艺术的巨大魅力，这种艺术的魅力是任何一位“影星”、“歌星”都无法表现的。

整个礼堂空了，可我仍在原地静静坐着，那些演员的身影似乎还在舞台上晃动，那些演员的经历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……我终于明白了，他们演的不仅是艺术，他们演的是人生，是抗争，是生命；他们表现的不仅是艺术本身，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一种生存状态，一种现代人群中的独特家族的生存状态……

我产生了写作的冲动，尽管我的手还很稚嫩，我想



把这个人群众的故事写出来，把这个人群众的生存状态写出来，告诉每一个人。

于是，我决定去找这位年仅 27 岁的漂亮女人谈谈。我在不远处看到，她正扶着一位盲人演员上车，车门很窄，她就用手臂护着那位演员，生怕车门碰着他，那位盲人演员上去后，她又转身帮着抬轮椅，此时的她已不再是舞台上楚楚动人的形象，而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坚强和干练……看着她忙忙碌碌的样子，我没有上前打扰她，我想等她停下后再过去，但是我等了一会儿才发现，她好像没有停下的意思，像是总有干不完的事，“先把演员送上车！”“音箱等一会儿再抬！”“慢着点，慢着点，别碰着！”

所有的演员都上了车，所有的设备都放妥当，她终于停了下来。

我走上前，和她聊起来，我问：“你为什么办这样一个团？”她打量了我一眼，淡淡一笑。

从她的表情看，我提出的问题好像有点太幼稚，太简单，或是有点太唐突。她没有直接回答我，只是说：“挺不容易的！”

我直入主题：“有什么不容易的？”

穆剑志收敛笑容，变得满脸沉重，她欲言又止，停了片刻才说：“其实也没什么——”

顿了顿，她又说：“真正不容易的是那些残疾演员，你可以找他们了解——”



但她的眼神又明显地告诉我：她肯定有着许多言不由衷的苦涩！她肯定有着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！正如她的“心灵之声”艺术团。

我想继续和她谈下去，但她告诉我，她还急着到下一个单位去慰问演出，并和我约定：“有时间再谈。”我知道这句话只是一个客气的推辞而已。

这之后，我们没有联系过。

可我再也无法忘记这个残疾人艺术团，我时常被记忆中的这个艺术团所感动，尤其是当一些社会另类现象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起穆氏姐妹，想起这个群体，想起她们表演的节目，我甚至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——中国文学史上不是有“三曹”、“三苏”等有关文学家的佳话吗？那么，今天的“穆氏姐妹”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中国目前的一种文化现象，写入汗青，称之为“二穆”，而同“三曹”、“三苏”相提并论呢？

没想到8年后，也就是2000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日，助残日，我们竟然在北京大兴的半壁店学校不期而遇。穆剑志团长看上去依然漂亮动人，她的主持风格仍旧如泣如诉，如石落玉盘般动听……

在穆剑志的引导下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大姐出现在数以千计的师生面前，她刚出场就是一句“刘大哥讲话理太偏”唱词，她的声音高亢有力，音质清脆圆润，台



下的观众立即爆发出一句“好”的应和声。

一段传统豫剧选段《谁说女子不如男》就这样开始了，它深深地吸引了台下的每一位同学。如果演唱者不出现在师生的眼前，还真以为是常香玉的真传弟子小香玉在演唱呢！

然而更让人惊奇的是，这声音，这表演，竟出自一位下肢几近瘫痪的女子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患有先天性软骨营养障碍的残疾人，她就是副团长穆建新，虽然她的年龄已近40岁，但她抓麦克风的手却像5岁孩子的手，她的双腿也已基本失去了支撑身体的能力。

团里的演员都亲切地称她“穆姐”。刚强坚毅的穆姐不为身体的残疾而悲观，不为命运的不公而自弃，而是用自己残疾的肢体去塑造完美的人生，同时也在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，她时时处处帮助比她残疾更重的演员，她非常珍惜现有的生活和条件，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困难。

一曲唱罢，同学们舍不得让这位可敬的大姐谢幕，掌声不断，热烈异常，穆大姐只好用一首《好日子》来传递她对美好人生的渴望和对全体师生的谢意，表达她那异常激动的心。

《好日子》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了，穆大姐正要转过轮椅下台，却有几名同学跑上台，他们手捧鲜花，恭恭敬敬地献上。穆建新顿时被淹没在鲜花丛中，她激动地说：“鲜花是美丽的，是温馨的，拥有鲜花的人是可



爱的，幸福的，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鲜花，因为鲜花生长在肥沃的土地里，它喜爱辛劳的人们，它喜爱上进的人们……让我们做一个拥有鲜花的人吧！”

接着上台的是一位穿军装的盲人歌手，穆剑志搀扶着他，他的脚步试探着往前挪动，他带着一副盲镜，胸前别满了军功章。

他和穆剑志合唱起《血染的风采》，他们以其低回的旋律，甜润的歌声，把观众带到了那场并不遥远的战斗中：他叫许波银，是那场战斗中的排雷勇士，战斗英雄，他先后成功排除了 360 多枚地雷，然而，在一次排除诡计雷的任务中，意外的爆炸发生了……他的脸上、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十几块弹片，他没有躺在“特级荣誉军人”、“战斗英雄”的功劳簿上睡大觉，而是重新站了起来，用自己的声音，自己的艺术，为人们做着他能做的事情，实现着他人生中的再一次价值。

当他由穆剑志搀扶着边唱边走向人群时，观众群立即沸腾起来，人们能在他伸出的那双手上、启动的嘴唇上、棱角分明的脸庞上，清晰地看到弹片留下的一道道伤疤。这一道道伤痕记录着一个捍家卫国的战斗故事，记录着一个英勇无畏的传奇故事；这一道道伤痕分明就是一个个生灵活现的人生教材，分明就是一面面让人望而生愧的镜子。

沉思中的师生还未从老山前线返回现实中，台上却响起了激荡人心的乐曲，时高时低，起伏跌宕，随之一



位戴着墨镜的帅小伙踏着“太空步”走上了台，只见他一会儿凌空腾跳，一会儿匍伏旋转，一会儿像一只折断翅膀的雄鹰，虽饱受磨难，依然不屈地搏击长空，一会儿像一只受伤滴血的小鹿，虽经受着伤疼的折磨，仍然望着不尽的绿野。

他的名字叫姬耀龙，是一位双耳听力等于零的残疾人，在“心灵之声”艺术团，他是一位霹雳舞演员。

没有听力怎么能听到音乐？听不到音乐怎么能舞蹈？他是依靠音乐的震动，去捕捉每一个节拍，然后再与音乐融会贯通，也就是说，观众们听到的强烈的音乐声，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非常微弱的信号，舞台上的他就依靠这微弱的信号跳出了狂热的舞姿。

台下的观众随着音乐的节拍，自发地挥舞起手臂，嘴里大声地喊着“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他们在为这位了不起的小伙子鼓劲加油，他们在为这位与残疾作顽强抗争的小伙子呐喊助威。

轮到穆剑志团长的独唱了。她的节目没有报幕，台上空场，人们先是听到了一个清脆甜美的女声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——”就在师生们四下里找演员的时候，她缓缓地 from 后台走出，但声音却又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男声：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……”一会儿女声，一会儿男声，一会儿又是女声；一会儿甜美动人，一会儿粗犷豪放，一会儿又是甜美动人……等观众醒过劲来，掌声哗然，几乎淹没了音响的声音。